

中共早期女革命家在党内七十年的传奇经历

百战归来认此身

曾志回忆录

曾志著



百战归来认此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百战归来认此身

曾志回忆录

曾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 / 曾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425-8

I. ①百… II. ①曾… III. ①曾志(1911—1998)—回忆录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8505号

责任编辑:肖潇雨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05千字 开本680×960毫米 1/16 印张28.25 插页7

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425-8 定价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青年曾志



中年曾志



老年曾志



1960年，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夫妇。



毛泽东

60年代初，曾志在毛泽东书房。



1954年，陶铸与曾志在广州家中。



1960年，陶铸与曾志摄于广州。



1960年在北戴河，毛泽东主席
与各位领导夫人们在一起。



1966年3月在杭州，全家三口最后
一次合影。

陶铸文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把这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我们说工人是好人，好在哪里呢？好在他“三不怕”：“不怕”……

我们说工人是好人，好在哪里呢？好在他“三不怕”：“不怕”……

我们说工人是好人，好在哪里呢？好在他“三不怕”：“不怕”……

我们说工人是好人，好在哪里呢？好在他“三不怕”：“不怕”……

陶铸

陶铸手迹：《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含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菜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初涉洪流	16
第三章	经历失败	35
第四章	井冈上下	49
第五章	白区历险	83
第六章	驰骋闽东	125
第七章	千里寻党	181
第八章	武汉重逢	196
第九章	两条战线	208
第十章	宝塔山下	243
第十一章	转战东北	270
第十二章	工业书记	314
第十三章	陶铸落难	334
第十四章	监管插队	361
第十五章	北京“供养”	386
第十六章	耀邦麾下	406
第十七章	照人余光	426
	后记	434

附录

致母亲 …… 436

淡定的秋色 …… 441

第一章 少年时代

悬壶济世的祖父和书呆子父亲

我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我的祖父叫曾秦章，听说清朝时在永新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虽是赳赳武夫，却偏爱读书，尤其精于医道。不知何年何故，祖父解甲归田，举家回到宜章老家王家冲。

祖父自此悬壶行医不再舞刀弄棒。凭着精湛的医术和豪侠仗义、古道热肠，祖父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中医。他不仅在家号脉诊病，还自己上山采摘草药、搓药丸、制药膏。经常有人抬着轿子到我家请他去看病，祖父有求必应，遇到穷苦人家看病，就免费施诊送药，因此深得乡人的敬重。

祖父是一个酒仙，每日三餐少不了酒。为此，家中专门腾出场所酿酒，母亲过门后还学会了酿酒，以使家中常年储备有六七坛陈酒供祖父享用。他还有一个怪癖，喜欢用打来的野味下酒，可新鲜那会儿却不吃，硬是把肉搁在柜子里，待发臭后再吃。真让全家人不可思议！

在我六岁那年，祖父突然带着我们全家人离开了王家冲，进城去了。在宜章县城，祖父只花二三百元，就从一位急着用钱的破落财主那里，买下了一座有好几进且有店面的砖瓦大院。在那里，祖父继续行医。但不到一年，祖父就病死了。不知祖父何时结下的一伙冤家，到家里大闹灵堂，祖母一气之下，一周后也愤然离世。



1960年曾志在广州

在往县城搬家时，祖父就把家给分了。我的父亲叫曾祯，毕业于长沙政法学院，思想比较开明，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不过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他曾在长沙花钱买了个厘金局长的位子。常人看来这是个赚钱的职位，可他不仅没赚到钱，还让人家给坑了，赔掉了积蓄和田产。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回到宜章经商。成千上百种买卖，他偏选了个最没有销路的酱菜生意。小县城里家家户户都做腌菜、酱菜，他却到郴州运回酱萝卜、酱姜、豆腐乳之类的，结果自然是空守柜台，门可罗雀。后来只好再回长沙做事，仍是不得要领，“赔了夫人又折兵”，将祖上遗下的田产差不多折腾个精光。

我的母亲对此很有意见，一天到晚骂他是“昏君”，说他迂腐无能，办事不力，考虑问题不切实际，也爱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不是。

父亲长年在外读书、做事，与母亲本无感情，加上受新思潮的影响，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姨娘。她是一个满族人的养女，算不上很漂亮，和父亲结婚时才十五岁，但他们关系融洽，情投意合。然而好景不长，在官场和商场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使父亲像他两个兄弟一样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六岁。尽管父亲终生一事无成，但他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小心翼翼做人的守则，而这些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家一共四个姐弟，我是长女，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的大弟昭仁，抗日战争时中山大学撤退到坪石，他进校读了一段时间书。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武汉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军工厂下属的职工学校当数学教员。一九五三年他随工厂迁往大连，直到退休。

我的妹妹昭德，生下后，母亲为了照顾弟弟，便把她送给别人奶养。养母对她没感情，直到十五六岁才送她去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部队的连长，部队开拔去了四川，她就离开了家。

我的小弟昭礼，比我小十三四岁。他还算比较幸运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大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所就读的广州的一所大学被迫停课，他便回到家乡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队伍被编入地方部队，他进入了武汉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南海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俱乐部当主任，是个中尉，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后来在审查历史时，以他在广东的学校读书时是“三青团”骨干为由，将他下放到贵州，在贵阳市手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当副厂长。后来他得了肺气肿和心脏病，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其实，昭礼这个“三青团”员是在广东上学时，按校方的规定集体加入的，他也不是什么骨干，只是一个小组长罢了，但当时却没有弄清楚。小弟本来很有前途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我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但幸运的是，我的祖父和父母亲，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开明正直而不守旧的。加上我诞生和成长

的那个年代，正处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转换的风云激荡之中。这些对于我童年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后来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开明的母亲

我想特别写一下我的母亲，因为她生前多次嘱咐过，要我把她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供在神龛上以作纪念，并传之于子孙后代。

我的母亲叫吴富田，出生在一个盐商之家。

母亲的娘家在本县离坪石镇不到五里的一个叫接官亭的村子。宜章靠近广东而远离长沙，当时湖南完全靠广东的海盐，从广东用船将盐运抵至宜章后、就要改用骡马驮过一段光滑的石板山路，到郴州后再装船上路。年复一年，骡马的脚印深深地嵌在这段被人称之为骡马路的石板上。外祖父主要是做盐的生意，也兼做其他的杂货生意，终年来往于湖广之间。

外祖父育有三男一女，母亲排行最小。大舅、二舅死得早，惟有三舅活到六十多岁。外祖父也死得早，我没见过他。此后，外祖母便没有再嫁，支撑着这个半农半商的小康之家。亲人相继过早辞世的悲痛，使她哭瞎了眼睛。但是这个坚强的老人，硬是摸着洗衣做饭，直到七十多岁去世。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只是她的音容笑貌依稀可记。

母亲十七岁那年嫁到曾家，婚后父亲仍回长沙法政学院继续学业，只有放假才回家。四年后，母亲生下我，月子做得十分隆重，外祖父家送了四拾礼盒，有孩子的衣服、用品和吃的东西，光是鸡蛋就送了四五百个。

我的母亲是一个缠着小脚的农村家庭妇女。她善良朴实，乐于助人，坚强开朗，贤慧能干，同一家人相处和睦。左邻右舍的人也都很喜欢她，尊重她。

但她惟独与父亲关系很僵。父亲读了不少书，可是并不开窍，终生一事无成。他不会赚钱只懂得花钱，还死要面子，只好靠变卖田产来维持生计。母亲不肯交出田契，两人因此经常吵架。更让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居